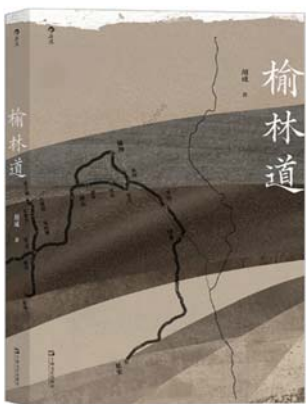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再见边关 再见故园

□胡成

五七过后，我决定出门，去哪里都好。奶奶不在了，她却又无处不在。一切还是她在时的模样，只是早晨不再有人推我的房门。她的房门敞开，一张空空的床。她看时间的挂钟还在兀自走，撕页日历停在去年，没有人坐在客厅的方木桌旁凑合着喝口烫饭，清锅冷灶，再不会有人蹒跚走过来问：“可想吃点什么？给你烙张馍可好？”不会有人撩开阳台木门的窗帘，养在阳台的那盆栀子花也已枯死。我只想要逃，我慌不择路，我跳上列车。列车终停西安。西安依旧熟悉，我决定再向西北。十余年前，曾到榆林，折回米脂，再经横山，去向靖边，去向为之所去的大夏旧城统万，夜宿白城则。然后过安边，栖定边，沿三边西去，盐池一夜，折而南行，走韦州、下马关，夜宿同心城。那夜中秋。遥远而陌生的边关，十余年前一瞬而过，米脂城的艾老太太、白城则的刘大娘、韦州城的闫老汉，也与他们一瞬而过。我知道我们再不能相见，却依然想故地重走。



《榆林道》  
胡成 著  
后浪 |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驱使，也许是想寻找另一个世界存在的线索？他们都在那里，必然留有线索？不是，生活已令人足够现实，不相信虚无缥缈，哪怕相信能令人得到慰藉。也许，我只是想去看看那些仍在的人，看看他们如何摆脱思念与痛苦。

全无用处。思念与痛苦亦不相通。仍在的人，仍要生活，仍要生存，他们在盐碱的边关努力劳作，忧虑化肥与煤炭，忧虑猪肉与豆腐，他们有足够的忧虑挤尽思念，揉碎痛苦。

而我能做的，只是每晚以文字对临与速写他们的生活，每晚从日暮到午夜，写下三五千字。我以此每晚摆脱独处，我以此每晚精疲力竭，无暇顾及他。

二十余日，攒下这几十帧影像，十余万文字。是为此书，《榆林道》。

并无一条名为“榆林”的古道，只因途经大多属今榆林市辖。

再者，我至今仍在的小学学生证，籍贯一栏，本市之后，爷爷圆珠笔手写着“林巷”二字。

进城之前，他们居住的村子，称作“草湖”，属于林巷大队。是我没有生活过的故园。因此于我而言，“榆林道”有了多重含义，途经之外，也如字面，一条林间的道路；即是曾有榆林的边关，也是只如林巷的故园。

去年四月，当我跳上列车西北而去，我将与边关再见，我也将与故园再见。可是，我再度见到了边关，我却无法真正与故园道别。我们每个人都如此吧？故园总有羁绊，比如那扇门、那张床、挂钟与日历、阳台枯死的栀子。总有那些寄托于琐碎事物的思念，令我们痛苦却又无法忘怀，想要再见却又无法再见。

所有这些边关与故园，所有这些琐碎，我都写于这本《榆林道》。

在书中，你们会看见我的爷爷，会看见我的奶奶，听我絮絮叨叨说起他们的故事。

还有李雅婷的爷爷奶奶。李雅婷是白城则刘大娘的孙女，十余年前我初去时，她在靖边县城读小学；与刘大娘最后一别，是八年前我们同车从白城则回到靖边，她要去照顾雅婷姐妹俩儿。后来雅婷和我取得联系，那会儿她正在北京实习；书稿付梓之时，得知她回到白城则，将在新建的统万城博物馆工作。红柳河左右，会是她未来的生活。

小雅婷也会在书中看见她的爷爷奶奶，读到她不知道的，十余年前一个陌生人投宿白城则的故事，她的奶奶笑着迎接我，为我收拾好砖炕的厢房；她的爷爷蹲在门外，捡起剥落的一粒玉米。

也许，我是说也许，也许你们还会看见自己的爷爷奶奶，看见他们的故事。他们如此相似，相似的生活，相似的遭遇，以及相似的，对我们的爱。

# 今天，我们将如何被未来铭记

□禾刀



《人类世的遗产：寻找我们留给未来的足迹化石》  
[英]大卫·法里尔 著  
符夏怡 译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的商品，将会作为所谓的“文明”见证，不得不以垃圾的方式载入地球的史册……

法里尔指出，人类对地球的改变是全方位的。人类正在不知疲倦地移动着地球上的一切，“我们移动沉积物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地质作用移动沉积物的上限”“每年，建筑和道路工程会消耗400亿吨沙子”“人类移动土壤已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。据说，如果把迄今为止人类改变地表的所有证据都堆在一起，将堆成一座4千米高、4千米宽、100千米长的山”。人类对矿石有着无穷的巨大追求，仅铁矿石一项一年便挖掘23.5亿吨。人类对煤炭的渴求掏空了整个地层，更多矿场掘地三公里都不止。

核武器包括后来的核能利用，是法里尔又着重关注的一个方面。自人类1945年7月16日首次核试验后的42年里，全球超过1600个装置被引爆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三十多年后，周围辐射剂量仍旧严重超标。

所有的改变均会带来后果的变化。“人类活动使得地球系统的变化比自然速度加快了170倍。根据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，大自然1000年才能产生的环境

变化将会被压缩到58年”。地球正在改变，如果以前的改变只是来自于宇宙和大自然的规律，那么置身我们生活的当下，这种改变正被我们自己拽入改变的加速度。

大地在改变、气候在改变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。无论这个星球如何发展，星球最终依然是星球，而人类未必已经是先前的人类。尽管代表着人类最高科技的太空望远镜不知疲倦地工作，迄今为止，人类并没有真正找到类似地球这样的宜居星球。

本书中，法里尔多次提到了工业革命这个关键词。自工业革命以来，我们（主要在北半球）造成了种种改变，使用了更加耐用的材料，改变发生的速度远超从前，同时，又有了种种发明。这一切所留下的印记将会超过人类在过去所生产的一切。最新研究也显示，“通过追寻微生物数量的变化，可以发现显著变化都与人类文明的大进步相伴：农业的兴起、工业革命，以及二战后的消费加速和技术革新”“人类社会影响了微生物的分布、群体的多样性，甚至是演化进程”。地球已经历了五次物种大灭绝，而我们生活的当下正被一些科学家冠以“第六次大灭绝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大灭绝并非大自然的轮回，而是拜人类所赐。

遗产本身代表一种可贵价值，放眼未来，今天我们能留给未来的遗产会是什么？正是出于对气候变暖的担忧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人类气候命运共同体之中，纷纷宣布自己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表。一些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街道越来越漂亮，似乎环境越来越好。当人类为漂亮的绿化引以为豪时，出于人类审美而规范的绿化未必符合大自然规律，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人工林比天然林更易遭受虫害。

所有城市都是废墟的雏形。以今天的科技水平，人类还无法预知宇宙的最终走向，但人类对环境认识早就超过历史任何时期。法里尔没有给出答案，也许他觉得，摆出这些沉重的事实，激起人们的反思，这远比给出几条并不成熟的建议更重要。

# 经典是内容与语言的完美结合

□杨曙明



《野性的呼唤》  
[美]杰克·伦敦 著  
石雅芳 译  
台海出版社

相当精致。小说情节虽然曲折，但并不复杂，而且脉络非常清晰，全书始终是围绕着巴克多舛的命运，渐次铺陈展开，层层递进，引人入胜，烘托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，让人读之上瘾，且掩卷长思，感叹连连。

《野性的呼唤》之最大特色，是对巴克的拟人化描写。巴克虽然是一条狗，但在作者的笔下，它似乎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汉子。“它仿佛想起了那白色的树林、大地、月光，还有战斗的兴奋。”“它躺在雪地上，试图睡着，但是寒霜马上使它从头到脚战栗不止。它满腹凄凉与忧伤，在帐篷间来回穿行。”“巴克站在了拉雪橇的位置上，受到人群兴奋的刺激，它觉得

必须为约翰·桑顿争光。这时的它，外表非常漂亮，没有点肉赘，身躯里全都是坚忍和刚强。”如此活灵活现的拟人描写，在书中比比皆是。我想，作者肯定有过与狗过从甚密的经历，如不是对它们十分熟悉，他绝对写不出如此拟人化精美语句。

从语言的角度看，《野性的呼唤》十分精炼，虽有不少环静描写，但那是不可或缺，绝无信马由缰的无谓铺陈，这在小说创作中，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中，十分难得。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出众，不论是对巴克的描写，还是对人物的刻画，都十分鲜活。例如，关于巴克和丝毛犬决斗的那段描写，精炼而且精彩：“他们兜着圈子，两耳直竖，互相咆哮着，寻找出击的时机。巴克感到眼前的情景很熟悉，恍惚想起了记忆深处的白色的树林，白色的大地，白色的月光和喋血浴血的恶战。在一片白色中笼罩着可怕的平静。空气死了一般凝固，一切都停止了运动，连树叶都一动不动。”读者在阅读中，眼前仿佛闪现出深山老林中群狼“共舞”的恶斗场景。

凡是经典杰作，都会有揭露黑暗，歌颂光芒或鞭挞丑陋、弘扬正义的特质，《野性的呼唤》也是如此。不过，它之所以能风靡世界，且经久不衰，除了上述特质之外，还在于它那内容与语言、主题与形式的完美结合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